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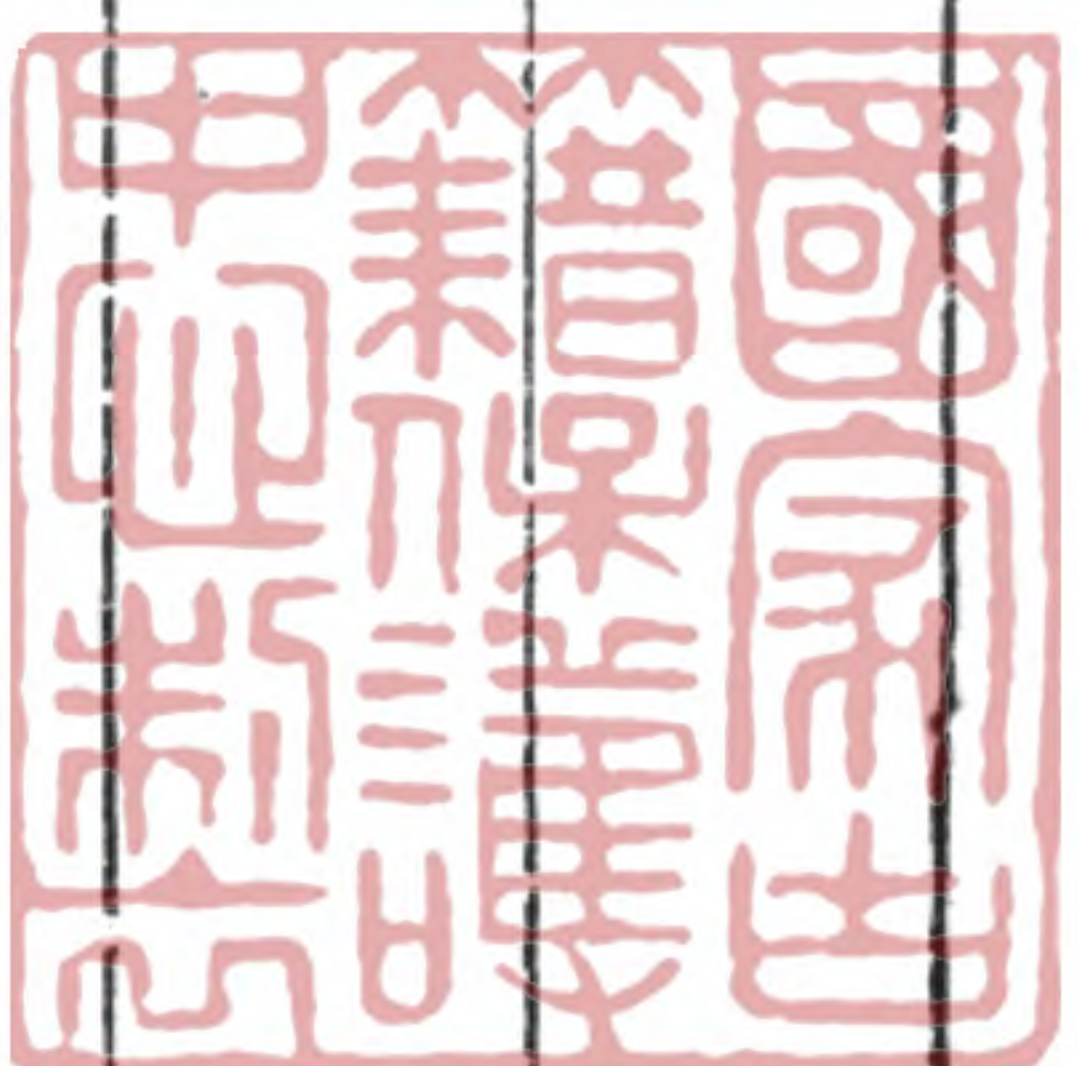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六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間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
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
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
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
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
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
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
年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

晉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其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盞。如今盡用紫羅背盞。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

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間。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賀孫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論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脩。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

云。冉伯牛聞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峰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儼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致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

有點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公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時舉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家。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

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時舉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淳○今集注無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

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端蒙

○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夔孫

○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謫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閔閔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道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歎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個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

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那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魯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

如此說義剛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
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
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再有之徒多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
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
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
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按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
云若問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
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
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
要如此見此事自匹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
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經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經不竇
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
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
觀這意如此只守不經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
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
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
之易簣曰易簣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
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
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
這也如不竇不經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

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倘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

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義剛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走作。賀孫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賀孫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但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闡室。橫渠之解極好。塗轍猶言規矩尺度。○營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寓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凡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

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賀孫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過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

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真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

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沂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著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賀孫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減亦此意端蒙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夫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淳

○或問曾皙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濬謂

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搦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

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任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夔孫錄作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夔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嘗

少息豈曾如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

此狂妄顛履。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夔孫錄云。也是所以夫子

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他見得如此也。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

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義剛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

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

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

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

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

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

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

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

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

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

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

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點之狂

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答

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

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

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

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欄柄，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做工夫，却不會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他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

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換一句，便是從容洒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

○集注
非定本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夫子喟然之歎，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

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裡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裡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洒。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

只是要想像已攬說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太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個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為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

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裡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

○問子路若遠，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七

論語十二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謨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必大

○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剥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

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麓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雉

○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

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為善。孜孜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画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已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至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

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已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為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

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

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己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己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

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伸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己。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

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功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如

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曩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波倚是人欲。克去波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

是當克己了無歸著處。又問：所以與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著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捱將去，曾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植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

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

○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羽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已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

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怒上更好做工夫明作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

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當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

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為不然。及其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誠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祖道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砥礪作為學須善問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如何，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這是箇會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垂。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拘底說話。砥錄云却不向裏思量只管問出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外來正明道所謂塔前說塔也。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

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顏子克已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已復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着克已復禮這也有時須曾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已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已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已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已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已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已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

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其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己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怒是教他堅。

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王敬行
怒。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
一刀兩段。伸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
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
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
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
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止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
欲也。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著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
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
時。便自逆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
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面做
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
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
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
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
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
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
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
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
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
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

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時舉

○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雒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寔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誦。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

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

四書言義卷十一
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謹。接物處須是不躁矣。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未達。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纔誘裏面便為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

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關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為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

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揚說，直看不得。賀孫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是兩頭，只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于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幾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

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闔。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

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佐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著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任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閔睢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駟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植○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眾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怒，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怒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璘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己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在
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雉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為朋者。時舉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地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仲思問：敬則無

己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
子惟顏子仲弓實告之，以為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為。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學者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能克己也。顏子又

曰鄭言學者克己處亦好。大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己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濟於緝熙敬止之敬也。伯羽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其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時如承

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洽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

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詎只是詢於言意思否。曰詢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詎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詎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詎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透。迴得些。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章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運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學

司馬牛憂曰章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雜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
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
然底可鍊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簡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
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暴民自不立民不
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與曰有信則相守而死
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淳

棘子成曰章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
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
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雜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
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
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
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也百姓既足
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盖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
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雜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是剷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
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而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
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
緣得進。廣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
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
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
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
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

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
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
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
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以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以為
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
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
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張問政章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
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賀孫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

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
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素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
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
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混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
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
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維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
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備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
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
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
了便不濟事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闕了裏面填不足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
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
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
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已

而自乎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其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為。皆不誠定。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壽

○聞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

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寓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

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况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此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

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籠了。個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做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校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籠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籠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雒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

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個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彙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遠矣之類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即所以仁之也。彙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七

旌邑劉惠生鑄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弊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寓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銖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

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廣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

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去偽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賁是父。今也以兵拒

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垂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寓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

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瞶。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杜祖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

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

○叔器問子卸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剛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

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賀孫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謙之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

而今未論人會學，弊繁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時舉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義剛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植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樊遲問仁章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攥得緊。謙之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

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弓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

則不辱君命。廣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問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楊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淳下云。故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其志孤

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米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錄云。末年無奈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窮矣。問何謂狷。曰。介然有守也。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作合。到曾子。道夫氣質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道夫錄云。若責之以行聖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它。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它自

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寓。道夫錄。淳錄同。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

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素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竈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素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寓

○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問士章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惛惛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惛惛。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恨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

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閹。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燾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也。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伯羽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四書章句卷十一

左合與也。謂用者之公。若謂忠計之意。則非。

△為幾不終身。善人終身。士半國。其幾之公。若謂忠計也。則非。
以下終身。輝章。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九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治錄云。為侍從。不過做得尋常事。此不免謫聖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

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之。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可學。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

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夔孫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析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著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必大。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沒柰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

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仁。公今只看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梢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不行便了。下梢道如何。問孔子既云不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失問。這也是他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著較量。蓋邦無道而

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些小所見。有些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賀孫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見孔

子不恁地作鬧得過便過。淳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過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熹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

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時舉

為命章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謙之

或問子產章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

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
難得。都是武侯。遂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
也。賀孫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
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
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素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謫者。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
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卞莊
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

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
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
足為成人。又問集注謂才全德脩。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
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若論其
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
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下面說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
數語。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
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
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倪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
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

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時舉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植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它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個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盡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問晉文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刀王為晉文之譎。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說忒巧。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寓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時舉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楊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已也。謂須有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後子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又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燾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汭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子路問事君章

○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

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太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賀孫

○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湊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它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令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弊不過胡亂去下

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未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憫

古之學者為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時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潘叔恭端蒙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甚麼。理會甚事。便是些精采。看方得。燾

以德報怨章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德報怨。是著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

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則免得人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捃鬪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素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淳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文蔚

○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著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它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著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

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弩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略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槩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夔孫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寓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蓋孔子當初歎無有星散難捉摸只渾淪一意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

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寓錄云畢竟是尋常事以所能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是見孔子渾是天理伯錄云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久病得汗彼天畢竟知之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堪語這道理模樣然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畢竟也未曉得寓錄云問集注言惜乎子貢猶有所未達也若子貢能達之如何曰他若達之必須有說惜乎見夫子如此說便自住了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子貢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得箇頭若曉得亦必有語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耳

了。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是他曉得。童問。寓錄作寓問。伯子羽錄作仲思問。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曰亦只是方聞得。畢竟也未見得透。徹。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淳

△未到上達。只有下學。芝

○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仔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謨△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明作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著力不著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

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洽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季札

△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洒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他太聰敏。便說過了。淳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夫

△先生顧義剛云。公前日看知我者。其天乎說得也。未分曉。這箇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又且放下。只管恁地。久後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分著說不得。義剛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契。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個

○問方其為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為達。雖下愚不容於不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梗否。曰。不干那事。若恁地比並理會。將問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直意。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

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淳

公伯寮愬子路章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是對衆人言。蠢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

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子擊磬於衛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磬磬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廣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

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時舉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不安。不安。節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曰。上之人下之人同寅協恭也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

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方○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只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贊言修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濟。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寓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襍進而不紊。何以為聰。亂色謏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賀孫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

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太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人傑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九

旌邑湯鳴豫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肅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

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文蔚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未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濟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

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夔孫

子張問行章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即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面，這箇便是近裏着已。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寓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
教盡寓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扶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時舉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賀○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

已。方子。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因云：時舉說文字見得也。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病痛，須要勇猛精進，以脫此科臼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時舉

顏淵問為邦章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如此。如曆家說，則以為子起於林鍾，寅起於太簇。又問輅注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

車與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舊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輅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己求之。璘錄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說去，不曾行之於身，聞其身上極不整齊，所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聖人之問，引赤烏几几見說平日亦脫冠露頂地臥，然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黃生序，以其威儀似介鄉，介鄉渠舊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誕如此，何似之有。璘錄云：恐介甫後生時不如此，恐是後來學佛了禮法一時掃去。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注云：揭真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可學。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雉

○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

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開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靡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人有一箇廣。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一執中，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文蔚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

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其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時舉

○恭父謂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

畧耳。恪

△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遠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句。不著得下一句。可學。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時舉

○或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剗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

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
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甘吉父問行與出
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賀孫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
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舉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
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了榘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
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盡

吾之於人也章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
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
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
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
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
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
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營
△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
道矣聖人知毀譽之非正於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蓋將以試
其所以見聖人至公之道又以見聖人進人之為善也璘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

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維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
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植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喻。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
搖手。夔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
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
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
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
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
詳盡。德輔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其注云。蓋勞心
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
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
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澗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

著廣寬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雉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雉

○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賄當不到那裏。閔祖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

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有莊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闌闌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

未善處。宜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
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
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時舉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莊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
不得其正。與所謂教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
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
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或問不莊。以莊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為氣質之小疵。曰。固有
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壽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
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
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
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

旌邑湯鳴豫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一

論語十五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乃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謀之過。答問間。方且隨話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寓

△問蕭牆蕭字為義如何。曰。也不曾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

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燾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燾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耽毒是也時舉
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賀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其思之不如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

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必大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盡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知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

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謂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賀孫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覆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

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賀孫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驥

○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多少意思。公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別生閑意。大抵看文字，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論語十六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闕亡以饋孔子。孔子闕亡而往拜之。陽貨之闕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闕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闕亡來。我亦闕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偽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誑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誑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誑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為誑矣。到與他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

旌邑劉文遠鵞

此也。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佐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個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去偽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為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木之

子之武城章

○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素

公山弗擾章

○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著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擡夯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

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與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為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為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泔泔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

代王於關中皆是叛場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為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個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與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

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為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略說令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妻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瞞著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術中及圍成公斂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為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

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必大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盡

佛肸召章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

要去做，必大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也。時舉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

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淳

○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淳

子謂伯魚章

○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時舉

色厲而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大雅

鄉原德之賊章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非却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

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感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

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感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感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時舉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熹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人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

而中小人而無忌憚閱祖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錄云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絕人以不仁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賀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旌邑劉景伊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闕祖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本之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

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淳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真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寓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關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

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閑祖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得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植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摠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

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賀孫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可學

△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減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賀孫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兩句似若

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璘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時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鎬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淳

日知其所亡章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維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節

○子夏學熟，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泳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白仁在其中必大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去偽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使用慢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搯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營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

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鄉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至於兄弟，便推類去御於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

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寓錄云：其中堅硬被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扶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寓錄云：格物正心修身齊家等，循序都著學，豈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博學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豈是一旦硬要都學得了？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

無懈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窞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熹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量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夫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

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也宮黜似子夏。文蔚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

循其序也。必大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來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舉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個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但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

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并鄉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豎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鵑叫不住聲。今纔聞子規啼。便記得是時。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舉錄云。到職事了。辦後也。著去學。可說者。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

修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欸欸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雜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

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燾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歌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旌邑劉永齡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下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子張問曰章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

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滋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個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纔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閔祖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